

铁汉风系列 **新作品**



南宮魚新作品

8

天下第二人

铁汉无泪精品大系(上)

天下第二人

黄山书社

铁汉无泪精品大系
(中)

天下第二人

黄 山 书 社

铁汉无泪精品大系
(下)

天下第二人

黄 山 书 社

责任编辑：刘晓东

美术设计：陈 莉

天下第二人

南 宫 燕 著

*

黄 山 书 社 出 版 发 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市朝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0 字数：600千字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ISBN7-80630-150-X/1·26

定价：39.80元(全三册)

《天下第二人》内容简介

书中叙述了从小失去父母的宋青山，原来不懂武功，因得多次奇遇和高人指点，终于使他成为武功极高的天下第二人。他曾痛恨世间一切女人，但又欠下五位少女的累累情债。他立志为父报仇，却卷进了武林浩劫的漩涡。天下武林为了争夺七彩铁券尔后称霸中原，所有教派和各种人物，纷纷登场。正与邪，善与恶，两大势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拼搏。宋青山在这场斗争中迅速成长，最后成为降魔卫道和维护武林正义与安宁的盟主。故事内容惊曲折，文笔流畅精炼，加之有多幅绣像，装帧精美，不失为一套值得收藏的佳品。

天下第二人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银色铁盒	3
第二章 天仙魔女	44
第三章 惊涛一曲	87
第四章 独目阎罗	126
第五章 仇踪茫茫	164
第六章 威震群豪	203
第七章 再传魔音	240
第八章 洞中之谜	278
第九章 独闯禁地	315
第十章 五指酒丐	355
第十一章 往事如梦	391
第十二章 怒斗道僧	428
第十三章 厉鬼谷内	463
第十四章 情丝难断	495
第十五章 令迫掌门	530
第十六章 分道扬镳	565

第十七章	魔女情史·····	598
第十八章	技撼掌门·····	633
第十九章	怒打魔女·····	670
第二十章	天伦梦回·····	705
第二十一章	危机一发·····	741
第二十二章	扁头老怪·····	776
第二十三章	断肠春梦·····	811
第二十四章	一掌赌命·····	847
第二十五章	英雄大会·····	883
第二十六章	红颜泪珠·····	917

楔子

雷声，震撼了整个山岳！

闪电，划破了漆黑的宇宙！

暴雨，像要吞噬了整个大地！

狂风，吹折了无数据的树枝满天狂舞……

雷声，闪电，暴雨，狂风，象是宇宙末日的临，街上，见不到行人，荒山更见不到任何走兽。

所能见到的是被闪电划破而呈现在眼前的荒山景物，除此，原野一片漆黑，所能听到的，是雷声，雨声……

在这种恐怖，漆黑的雨夜，这荒山之外，会有人伫立在一棵大树之下？这该不会是山魅或幽魂吧？

不，那是一个人，一个神情非常落漠的年青人！

雨水打在他的脸上，他没有伸手拭去，闪电里所呈现的，是他那苍白的脸色，以及被狂风吹散的蓬发！

他伫立在这棵大树下，对于眼前的一切，似是一无所睹，为什么？难道他在这里期待什么？

或者，他在这恐怖的雨夜里，找寻一些什么？

世界上的事，往往发生得令人无法揣测，象这恐怖，漆黑的风雨夜里，他却宁愿伫立在这荒山的大树下？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不足为奇，他憎恨世界所有的人，他被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冷落，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曾烙在他的心坎上，他要与世界隔绝。

不幸的遭遇，不幸的往事，血淋淋地在脑海里叠出……

于是，他孤独，象是这世界上没有他这个人存在！

他认为只有风雨的夜里，才真正属于他！

是谁使他变成这反常的心理？社会，人心。

如果不是某件重大的事促使他求生的欲望，他真早已不在这世界上了，也不知是死了几次的人……

然而，他有比死更重要的事，让他去完成。

风，雨，雷声，依然没有停，落漠的年轻人呀！难道你真不走？不，他说：“我爱这恐怖的漆黑雨夜……”

于是，每当风雨的夜里，他的落漠人影，便在这里出现……从来没有间断，一次，二次……一年……二年……几年过去……

无数次狂风暴雨也过去了……

然而，他的人影，却永远伫立在那棵大树之下……

第一章 银色铁盒

狂笑……

嚎哭……

听得令人毛骨悚然……

九宫山二指峰上，五十年来，这两种不同心理发泄，狂笑与嚎哭，每三年之后，便有一次，从不间断……

对于这件奇事，武林人物，无不尽知，这狂笑与嚎哭，便是当代两个奇人，以内力修为，借狂笑与嚎哭在相拚。

东指峰上坐的是狂笑一群，西指峰坐的，是嚎哭一魔，这两个均是当代武林奇人，以哭、笑之学独步武林。

五十年前，这两个人便隐居在二指峰上，印证武学，其实，这两个武林奇人正在为一件武林珍奇，而印证了五十年寒暑。

东西两指峰珠距离，约五丈左右，中间，是一个小山丘，四周白骨累累，在小山丘的上面，端放着一个闪闪发亮的“银色铁盒”。

为这件东西，他们以哭笑之学，较证内功，如果有任何一方不支，这“银色铁盒”便属于胜方。

五十年的岁月，他们从不间断，这银色铁盒里所装的是什么东西？而激起这两个武林奇人在卖命相拚？

其实，这“银色铁盒”不但他们势在必得，而武林各派高手，也梦寐以求的东西。五十年来，不知有多少武林各派高手，想出手抢夺，但，他们均被狂笑一群与嚎哭一魔，合力南南瓮，从没有一人活着离开。

周围的堆堆白骨，正是这些武林高手丧身的标记。

这铁盒里的东西，的确疯糜了整个江湖，虽然有无数的高手丧身在两人手里，但前仆后继者，在大有人在……

狂笑……

嚎哭……

现在又响起……那两种声音听得令人毛骨悚然，直若夜枭，又似神哭鬼泣，刺耳至极！

笑，哭之声，越来越高，彻云霄，周围的树叶，也纷纷坠落……

山岳被两种超越常轨的哭、笑之声震撼着……

他们又在用内力修为，作生死搏斗……谁也不放弃那“银色铁盒”里的东西……

象以往一样，他们以独步武林的哭、笑之学，揉合本身真元之气，发自丹田，以方全力施为……

二指峰周围三里开外，无数的人影在晃动，这些均是武林高手，但他们不敢迫进，否则，必定要丧命在笑、哭这声里……

如果被这哭、笑之声一感染，势必身受内伤，或当场毙命，于是这些高手准备在两人仆倒时，出手抢夺。

哭、笑之声，越来越尖，象是一把刀似的……

一天过去了，那哭笑之声依然没有停，……但却越来越微弱……

只见两人额角上微微出汗，双目紧闭，全力施展哭笑之学……

他们心里明白，如果自己不支，对方必定以内力全部施为，如不当场毙命，也非身受重伤不可。

三天过去了，那哭笑之声，依然没有停，低微得象一只蚊子叫，尖锐得比一把利刀还厉害。

这已面临紧要关头，两人额角上汗如豆大，滚滚而下，脸色由苍白变成金黄，全身在颤动着……

但谁了不放弃，依然在作这最后生死搏斗。

第四天一是狂风暴雨……

那哭、笑之声，已被暴风雨掩饰过去，常人根本听不出来。

三里开外的各派武林高手，却听得清清楚楚，那哭、笑之声，依然在响着，而比先前更尖锐……

笑声，要比哭声高出少许。

嚎哭一魔银发根根竖起，全身颤动得几乎要仆倒下去，紧闭的双目，已渗出泪水……对方狂笑一君的尖锐笑声，压得他心血翻涌，真元之气全部消耗殆尽。

他以百年的内力修为，强压心翻涌血气，如果他现在一吐血，势必当场毙命……

倏然一

一声惨叫，接着一声尖锐异常的狂笑，这惨叫与狂笑之声，几乎同在一个时间内响起——

一阵雷声，把这惨叫与狂笑之声掩盖了……

狂笑一君脸白如纸，倏然溢出一口鲜血！身子几乎仰倒下去，但他凝神提气，把身子强又坐好。他已身受极大内伤。

举目望去四野一片漆黑，西指峰的嚎哭一魔，已七孔流血，仰卧于血泊中，气绝死了……

小山丘上，那个银色铁盒依然在闪闪发光！

狂笑一君慰然而笑，五十年来，直到今天，才分出胜负，如果嚎哭一魔能再支撑半个时辰，他也必定丧命。

他笑了，笑得非常惨然，而不是平时的狂笑。笑容倏敛，一纵身，人影闪处，探手抓向那小丘上的银色铁盒！

这是五十年来，他渴求的一刹那，他心情激动异常，诚然，为了这件东西，他不惜以命相拚了五十年。

就在狂笑一群抓向银色铁盒的刹那。倏然，一道奇猛的排山掌力，向他狂袭而至。

这有如电光石光的一瞬，眼前人影晃晃，无数的武林高手，同时飘身在他周围，各攻一掌。

狂笑一君心知不妙，余力再运周身，狂笑声中，全力抓起那银色铁盒。

狂笑一君在抓起那银色铁盒之际，蓦闻他嘿然一声闷哼，身影微晃的刹那，已乘势飘退在二丈开外。

狂笑一君在身受极重的内伤之下，犹能避过各派高手合力截击，平时功，可想而知。

他虽能避急攻，但了一掌，张口吐一口鲜血。

群雄暴声中，又再欺身扑进，掌无势如涛，活攻而出。

狂笑一君狂笑道：“好呀！我就接你们这些小辈几招试试。”

狂笑一君虽已身受极重内伤，但他功力已臻化境，此刻他已恨到极点，苍白的脸上，罩起一片杀机！

周围，二十几个武林顶尖高手，对于那银色铁盒之物，都想占为己有。

暴喝声中同时扑进，呼呼掌风，刘攻狂笑一君。

狂笑一君虽知道自己内伤极重，如再动手过招，伤势必定发作再经吐血，不出十天便要伤亡。

但他是一个性情极为狂傲之人，五十年前，从没有一人个敢在他面前卖狂，而如今在自己重伤之下，各派人物出手截攻，他怎不气极？

暴喝声下，身子微挫，银色铁盒纳入怀中，双掌齐挥，顿有两道如剪的掌力，回击各派围攻高手。

这一挥，狂笑一君用了毕生功力所发，他此刻虽已身受内伤，功力在打折扣，但这一挥之力非同小可。

掌力过后，首当其冲的几个高手，几声惨叫，应声而倒。

其余，也被掌风震晃了几步。

狂笑一君疾发双掌之后，血气一阵上冲。他自己也晃了两晃，几乎仆倒。

二十几个人之间，虽躺下数人，但死者倒下，活者依然疯狂，扑击过去，掌力势有海啸，滚滚追击而至。

狂笑声中，狂笑一君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真元护住血脉，让自己不至于吐血余力运于双掌，刹那间，环扫三掌。

三常过后，惨叫声中，又被他掌毙五人。

这中是在一刹那间的事，狂笑一君愤怒到了极点，他恨不得将这些人尽诛掌下，方消心头之恨。

他这一出手，招招杀手，掌掌如剪，掌势挟着排山倒海内力，反攻过去——

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而下，闪电之光划破了恐怖的宇宙……以及那正在为“银色铁盒”而相拚的武林高手……

狂笑，暴喝，雷声，雨声，汇成一支恐怖的交响曲……

‘二指峰上，导致一场武林腥风血雨的大浩劫起因……

那“银色铁盒”，埋下了无边杀机……

为这“银色铁盒”已不知有多少人丧命在它魔力之下。

死者，虽不知其数，活者为着它而疯狂的，亦不知凡几。

这山丘周围的白骨，不也都为着这“银色铁盒”，而枉送性命？

武林一代奇人——嚎哭一魔，不也为“银色铁盒”，而死于狂笑一君的笑声之下？

为什么？那“银色铁盒”是一个不祥之物吗？……

人们，为什么以性命作赌注，宁愿丧命在“银色铁盒”之下？

那“银色铁盒”里装什么东西？使武林人物如此疯狂？

一声震天价响闷雷，震撼了整个山丘！

闪电，照亮躺在地上的十来个高手脸上，他们口角上尚在

溢着鲜血，眼睛却睁着，难道他们得不到“银色铁盒”，而死得不瞑目吗？”

或者，他们认为能在“银色铁盒”下丧命，也是安慰？

一声暴喝，挟着狂笑之声，划破了恐怖雨夜。

狂笑一君被各派高手一连围攻，已到油干火熄之境。

他用最后余力，作最后的搏斗，那毕竟不能持久，真元之气再也无法护住血脉，心血有如海潮翻涌……

哇的一声，他张口连吐三口红花鲜血，脑海一阵眩晕。眼前金星直冒，晃了两晃几乎倒下——

道掌力卷起，他又被震退五个大步，又吐出一口鲜血。然而，他所吐的鲜血，却被雨水冲去了……

他下意识地一摸怀中“银色铁盒”脸上又展起慰然笑容。

他知道，他已经逃不过这些武林高手围攻的噩运，“银色铁盒”在他怀中，只是片刻，它便会落在别人手里。

然而，他想：“我决不能将‘银色铁盒’落在这些围攻我的人手里……”心里思忖间，求生之念油然而起……

蓦闻他震天价响的暴喝，散乱的蓬头，根根竖起，虎目圆睁，暴喝之下，猛地又出三掌。

三掌出手，聚他最后余力折出，其势刚猛无匹，惨叫声中，又有几个应声躺下，其余也被迫退于一丈开外。

狂笑一君强提余力，喝道：“看谁敢再欺射半步，我便叫他血溅二指峰。”

剩下十几个高手，也不觉被狂笑一君的武功震慑，心楞刹那，狂笑一君一展身形，直向峰下泻去——

狂笑一君突然一走，大出各派高手意料之外，暴喝之下，身形齐跃，猛向狂笑一君背后飞奔追去！

狂笑一君心知自己如果不走，丧失性命不算，他以生命换来的“银色铁盒”也会落在这些人的手里。

于是，他强提最后口真气，强忍心中剧痛，向前飞奔。

他武功已臻化境，虽是在极重的内伤之下，提展轻功，但也其势如飞，速度煞是惊人。

这一阵奔跑，他是一鼓作气，忍不住又溢出一口鲜血。

踉跄得往前仆倒下去，泥水沾满了全身。

后面，暴叱声，隐隐遥传而来。

咬着牙，他终又站起身子，向前狂奔而去。

再一阵飞跑，已觉那些武林高手甩后一里有余，唯他的速度已越来越慢，几乎无法再奔跑了。倏然，他绊一跌，又扑倒去，求生的欲望，几乎也要被雨水冲去，他抬起头，倏然——

他发现远处一株大树下，伫立着一个人，一个神情非常落漠的年轻人。

他心里一震，心忖：“这暴风雨的夜里这年轻人不跑，站在那里干什么？在期待或找寻什么？”

心里在思忖间，一种奇怪的想法油然而生，撑起千斤般的身体，纵身落在那神情落漠的年青人身侧——

狂笑一君来热太快，那年轻人惊叫一声，后退三个大步

当他看清来人是一个满脸苍白，胸前衣服染满着鲜血的长者之后，他又泰然，侧过了头，看也不再看狂笑一君一眼。

狂笑一君对这年轻人的神情，也不觉大感奇异，问道：“娃儿，你站在这里干什么？等人吗？”

那神情落漠的年轻人似是闻所未闻，眼光依然放有远处。

狂笑一君见对方不答，心里很觉奇怪，心忖：“莫非此人是哑子？”心里虽然这么想，口里又道：“娃儿，你在这里等什么人吗？”

他——那神情落漠的年轻人依然没有回答。

他懒得开口，他不希望跟任何一个人说话或在一起，他憎